

许钦松解读《晓风残月》： 刀笔木刻再现抗战“文化名人大营救”

许钦松

壹

烽烟中，生死与共

1941年12月，香港沦陷。为了营救包括何香凝、柳亚子、茅盾、邹韬奋在内的800余名抗日文化人士、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，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多方力量，由中共中央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及东江抗日游击队通力合作，成功完成震惊中外的粤港“文化名人大营救”。

这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斗争史上的一个奇迹。这场人数众

多、困难重重的“虎口脱险”，足迹遍布11个省市，行程万里以上。该版画一经问世，就在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，成为表现“文化名人大营救”主题最早，也是最经典的艺术作品之一。

过了40年，1981年，广东画家蔡迪支、许钦松以此为题材，运用木刻版画的艺术手法，创作了作品《晓风残月》，描绘东江抗日游击队营救茅盾、邹

韬奋等人到达游击区的场景。该版画一经问世，就在中国美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，成为表现“文化名人大营救”主题最早，也是最经典的艺术作品之一。

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羊城晚报特邀《晓风残月》作者之一、著名艺术家许钦松先生，解读此件经典作品。

“这是党史、抗战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，体现党对文化和知识分子的重视。但这个题材好像在此前没有人用艺术形式表现过。”许钦松告诉羊城晚报记者。

“这张作品的背景是，1981年是我们党建党60周年，广东画院要创作一批建党题材的作品。蔡迪支先生曾在东江纵队工作，是打过游击的一个老革命家，我和他又同在广东画院

工作，因此就想到了这个题材。我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幅作品。”

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是错综复杂的，路线长、人物多、场景杂，如何再现成为艺术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

“蔡先生是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，他提供了很多的历史史实，我们也查找了相关的资料。”许钦松介绍，被营救的文化人化装成难民，由游击队和地下交通员武装护送，经过秘密交通线，通过日军的封锁线，星夜兼程，翻山越岭，最后到达游击区的前线基地，最终一站接一站地从惠州、老隆、韶关，安全转移到桂林、昆明和重庆等地……

在这个过程中，艺术家们留意到了秘密营救的特点——晚上行进、白天隐蔽。画作以“之”字形构图，以展现队伍的规模。

画面勾勒出一幅这样的场景：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，沿着蜿蜒迂回的山路，鱼贯穿梭在夜晚的丛林之中。从树冠中腾起的一群乌鸦在空中纷飞，惊扰了夜晚本该有的宁静，营造出紧张的气氛，让人感觉危机

四伏。

“在刻画人物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了两位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，茅盾和邹韬奋。我们把他们的形象放在整个画面中最重要的地方。”许钦松说。画面中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茅盾身背行囊，脸上现出一丝倦意，身姿却依旧挺拔坚定，神情也泰然自若；紧随其后的邹韬奋嘴角带笑，圆框眼镜透出文人的儒雅，在他们身后，挂着竹棍的文化人在背枪战士的搀扶下，正走在崎岖的山路上。

为了表现出茅盾和邹韬奋两位先生的具体形象，两位画家既参考了相关的大量照片，又更生动地结合了动态表情，反复刻画、精心打磨。

“在两位先生的刻画上，当时的我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。两位的形象都不可指拇指头的大小！”许钦松伸出手指，示意着画面中人物的大小。

“我们想找到两位先生当时的形象照片，但没有找到，最后是结合了数张照片来进行提炼和刻画的。特别注重表现他们的神采，让观者一眼就能认出是哪一位先生。”

为什么选择木刻版画的形式？

一方面，版画是两位主创的拿手技法——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蔡迪支响应鲁迅先生倡导的新版画运动，手持刻刀创作了一批影响广泛的版画作品；当时刚从美院调到画院不久的许钦松，更是以版画技法见长。

“黑白木刻是最朴素的艺术语言，有力量感，也有历史感。更重要的是，木刻版画和抗战主题天然有着联系。”许钦松进一步解释道。

许钦松特别提到，广东艺术家就是“新兴木刻运动”主力军——黄新波、古元、李桦、赖少其等新兴木刻运动健将均出自广东。抗战爆发后，参加新兴木刻运动的木刻家们，在国共两党抗日部队中，在前线或后方、在国统区或者解放区，都依然以木刻刀为武器进行宣传战斗，在国家危亡的关头，积极创作发表抗日救亡题材的作品。

在延安，木刻艺术家“刀刻”革命，为木刻注入“红色”印记和民族符号，在作品中植入军民合作、支前拥军、英勇抗敌等革命话

语，将枯涩难懂的文字转换成活灵活现的生动画面，以此来动员抗战并传播抗战理念。这对于当年普遍未接受过文化教育，甚至一字不识的工农兵来说，宣传和动员效果无疑显著的，有效实现了革命、抗战与民众的对接。

1938年11月，后来成为广州美术学院首任院长的胡一川，在延安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木刻工作团。胡一川和他的同行艺术家

们，奔赴农村和前线，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学习和请教，成为革命而刻、为工农兵而刻、为时代而刻的“文艺战士”。

农村生活、群众语言、前线

激战均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不竭养分，许多传世经典的优

秀作品在此期间诞生，如胡一川《牛犋变工队》、彦涵《当敌人搜山的时候》、古元《减租会》、肖肃《投豆选好人》等。



《晓风残月》(版画) 蔡迪支 许钦松

贰

“之”字行进，昼夜夜出

工作，因此就想到了这个题材。我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幅作品。”

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是错综复杂的，路线长、人物多、场景杂，如何再现成为艺术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

“蔡先生是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，他提供了很多的历史史实，我们也查找了相关的资料。”许钦松介绍，被营救的文化人化装成难民，由游击队和地下交通员武装护送，经过秘密交通线，通过日军的封锁线，星夜兼程，翻山越岭，最后到达游击区的前线基地，最终一站接一站地从惠州、老隆、韶关，安全转移到桂林、昆明和重庆等地……

在这个过程中，艺术家们留意到了秘密营救的特点——晚上行进、白天隐蔽。画作以“之”字形构图，以展现队伍的规模。

画面勾勒出一幅这样的场景：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，沿着蜿蜒迂回的山路，鱼贯穿梭在夜晚的丛林之中。从树冠中腾起的一群乌鸦在空中纷飞，惊扰了夜晚本该有的宁静，营造出紧张的气氛，让人感觉危机

四伏。

“在刻画人物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了两位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，茅盾和邹韬奋。我们把他们的形象放在整个画面中最重要的地方。”许钦松说。画面中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茅盾身背行囊，脸上现出一丝倦意，身姿却依旧挺拔坚定，神情也泰然自若；紧随其后的邹韬奋嘴角带笑，圆框眼镜透出文人的儒雅，在他们身后，挂着竹棍的文化人在背枪战士的搀扶下，正走在崎岖的山路上。

为了表现出茅盾和邹韬奋两位先生的具体形象，两位画家既参考了相关的大量照片，又更生动地结合了动态表情，反复刻画、精心打磨。

“在两位先生的刻画上，当时的我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。两位的形象都不可指拇指头的大小！”许钦松伸出手指，示意着画面中人物的大小。

“我们想找到两位先生当时的形象照片，但没有找到，最后是结合了数张照片来进行提炼和刻画的。特别注重表现他们的神采，让观者一眼就能认出是哪一位先生。”



许钦松(左)、蔡迪支欣赏《晓风残月》印稿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
图/受访者提供

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88年前，七七事变爆发。无数中华儿女、仁人志士投身全面抗战的洪流，筑起血肉长城，凝聚伟大的抗战精神。

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。数十年来，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抗战主题作品，为时人鼓与呼，予后人铭记。

即日起，羊城晚报“名家说名作”专栏推出“烽火流金”系列，邀请文化名家，解读抗战题材经典文艺作品，缅怀不朽的民族精神。

文艺的价值，不仅在于回望过去，更在于照亮未来。



薛仁明 图源网络

台湾文化学者薛仁明： 读《史记》，寻解忧良方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图/羊城晚报记者 刘畅

7月10日，台湾文化学者薛仁明携新版代表作《其人如天》做客广州，举办题为《走在历史的气运中》的讲座及签售活动。现场座无虚席，薛仁明以幽默诙谐的语言，解读《史记》人物的为人之道和精神风骨。

《其人如天》新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，通过剖析《史记》中刘邦、项羽、张良等人物的精神内核，为当代读者提供具有启发性的历史文化视角。

活动结束后，薛仁明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。

机会。

我刚开始读到《史记》中的这些人物时是心动，越读越能体会到他们的厉害之处。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，我们应该看到这些人物背后的豁达平正，从他们身上汲取化解迷茫与焦虑的力量。

岭南地区保存礼乐文明在全国领先

羊城晚报：您曾指出，中国文化的最大核心点在于礼乐文明。“礼乐文明”的具体表现形态是什么？

薛仁明：“礼乐文明”的关键在于两个点。第一个是“礼”，礼是一个人在什么位置，就是什么样子，在什么位置就做什么事情。这是古人身上传承的特征。“各司其位”和“流动”看起来矛盾，但它是矛盾的统一。西方人跟中国人的差异在于他们强调个人主义，而中国人强调“各司其职”，一方面礼貌、讲规矩，另一方面能够与他人亲近。

羊城晚报：在您看来，岭南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怎样的独特性？

薛仁明：我认为岭南地区最大的优势是文明优势。不管是广府文化、潮汕文化还是客家文化，广东地区乃至岭南地区礼乐文明的保存度在全国领先。广东人不但重视吃，也重视“拜山”等传统仪式，这使得岭南人整体比其他地区的人感觉更务实、稳重一些。我曾经讲过听别人用粤语念《史记》的例子，汉代人就是这么说话的，汉代人也是这么

生活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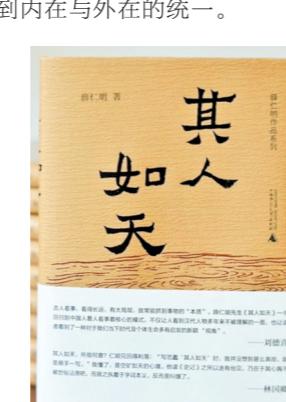
2016年，我在广州花都的明伦书院讲《史记》，当时念到最后一段“太史公曰”，一个高中校长说他可以用粤语来念。听他用粤语念完之后，我倒吸一口气，觉得惊为天人。那时候我才领悟到司马迁写文章的高级之处，遣词用字是视觉层次的，音韵是听觉层次的，他的文章达到视觉、听觉的高度统一，让我“虽不能至心向往之”。

羊城晚报：现在中国掀起“国潮热”，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？

薛仁明：首先必须承认，“国潮热”是件好事。年轻人对我们的文化感兴趣、有信心，这是好事。现在很多“00后”很自然地接受中国传统文脉，接受“国潮”，但除了情感层面上的接受，还要从价值观、从骨子里接受传统文化。我希望他们能更进一步地接受中华传统文化，达到内在与外在的统一。

羊城晚报：在您看来，岭南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怎样的独特性？

薛仁明：我认为岭南地区最大的优势是文明优势。不管是广府文化、潮汕文化还是客家文化，广东地区乃至岭南地区礼乐文明的保存度在全国领先。广东人不但重视吃，也重视“拜山”等传统仪式，这使得岭南人整体比其他地区的人感觉更务实、稳重一些。我曾经讲过听别人用粤语念《史记》的例子，汉代人就是这么说话的，汉代人也是这么



薛仁明 图源网络

从历史人物的“豁达平正”中汲取力量

羊城晚报：您曾提到应从《史记》里读出“气运”，这种“气运”有哪些具体体现？

薛仁明：“气运”的关键是“气”，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关键词。现在很多年轻人担心自己将来会被AI取代，唯一不会被AI取代的就是“气”。在知识层面、逻辑层面，AI都无法取代人类，它不可能解决“气”的问题，而恰恰是中国文明最擅长的。

中国古人看一个人，先看这个人的“气运”，根据他的“气”来打交道。同样的道理，现在我读古书、看古文，在意的是气息层面。

羊城晚报：《史记》人物的“气运”，能够为当代生活带来怎样的启示？

薛仁明：我读《史记》，特别留意几位跃上历史舞台前、近乎无所事事的“闲人”，譬如陈平、韩信、张良、刘邦。当然，他们最后因缘际会，叱咤风云——所谓的“闲”指的是人生虽然有起有落，但更多是时势造英雄。时势如此，没遇到一举成才的机会，也不要认为自己怀才不遇，忿忿不平，而是要对时代敏感，把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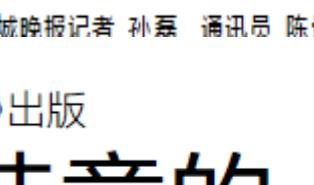
热

朱山坡新作、“蛋镇三部曲”之《蛋镇诗社》出版

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

院、广州市作家协会、花城出版社代表等，与本书作者朱山坡一起，为新书揭幕，并共同追溯激情四射的诗歌年代。

本活动由广东省作家协会、广东省出版集团、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



朱山坡 蛋镇诗社

A “蛋镇三部曲”的终章之作

首发现场，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宾杰首先代表本书出版方，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本书的出版情况。《蛋镇诗社》首发于《花城》杂志2024年第6期，而后朱山坡老师又对其进行多次增补、修改和完善，使其具备了现今的体量与厚度。这部精心打磨的长篇小说，也是“蛋镇三部曲”的终章之作。

本书不仅是广州市2024年度优秀文艺扶持经费资助项目，而且入选了中国作协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。作家王蒙在《花城》杂志上看到这部小说后，向主编表达了赞赏之意，并欣然挥毫为本书题写了书签。

B “他是被低估的‘70后’作家”

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谢有顺代表广东省作家协会对朱山坡、对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样一部作品表示祝贺，并强调：“朱山坡是被低估的‘70后’作家。他的小说艺术质地非常纯粹，不仅有自己的独特的腔调、语言风格和观察世界的角度，而且笔下的人物都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感。朱山坡的小说有非常好的故事，同时朱山坡本人也有很多作家没有的品质，就是有一种特

殊的、幽默的风格，这是十分契合当下的阅读和传播的。”

谢有顺认为，《风暴预警期》到《蛋镇电影院》，再到最新的《蛋镇诗社》，朱山坡渐渐地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、小小的工作园地。因为这样一本本书的出版和发行，世界会记住蛋镇，会记住蛋镇诗社，会记住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全民写诗或全民读诗的阶段，也会记住曾经有很多人努力过，试图为这个世界带来诗意。

C 抚慰现实、激励人心的佳作

《蛋镇诗社》是一部打上广州印记的小说，诗社解散后，金光闪闪都不约而同来到广州创业、工作、生活，反映出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州，始终是五湖四海年轻人追逐梦想、成就人生的创业热土。

据广州市委宣传部负责人领介绍，朱山坡是作为高层次引进人才来到广州的。在近两年多的时间里，他笃定决心、夜以继日地创作，终于完成了这部个人创作生涯里程碑式的作品。

“《蛋镇诗社》通过一群貌似不务正业的青年试图用诗歌改造世界的故事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进行深情回顾，既是抚慰现实、激励人心的时代佳作，也是追寻梦想、抒发诗意的生活画卷，值得每一个读者细品深读、经久回味。”

D 素材来源于他的早年经历

小说家朱山坡同时也是一名资深诗人。《蛋镇诗社》的素材来源于他早年参与创办诗社的经历。朱山坡称，这部书就是专门写给当年一起搞诗社的老伙计们看的，完全是为了让他们会心一笑。